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贾勋继续说：“前几天，鄙人去见了段寅、王仲，效果很不理想，二人负隅顽抗。而且，在段处，鄙人还见到八路军司令皮定均。看来，他们已经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了！”贾勋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

“他们和你说了啥？”木村问贾勋。

“说得多了！”贾勋笑了笑，“他们骂鄙人是走狗，是汉奸，卑鄙无耻，还说我会和日本人一样不得好死！还说……算了，太难听！”

26

梅协的围剿计划

“还说啥？”梅协很感兴趣。

“还说我陪司令官祭拜汤王，那是卖祖求荣，说木村猪狗不如，是日本人的败类。有人说得把他的另一只耳朵也打个窟窿眼儿，有人说得把他骗了，让他断子绝孙！不说了，我都受不了了。我是跑出来的。这帮人太可恶了！”贾勋佯装恼怒地说。

这段话翻译没有全部译出。梅协想笑未笑，木村没听懂，想着肯定是骂贾勋的，一定要翻译把话译出来。翻译无奈，只好全部译出。木村听了怒火万丈，他腾地站起来，叫喊：“我要杀光他们！”但他的声音突然变细了，成了公鸡嗓子，他也被自己的声音吓到了，猛地捂住嘴，坐在那里，低下了头。

众人皆愣。

啪！梅协拍桌而起：“真是可恶！立即制订计划，消灭段、王两人！”

等木村平静下来后，梅协说：“我们眼下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大局稳定，为驻洛阳的皇军打造巩固的后方以及建立充足的军粮供应基地。夏季征粮虽然受到小股游击队的袭扰，但总体上还算顺利，现在我们养虎为患了，段、王实在猖狂！秋收在即，如果我们不荡平段、王这两股游击武装，我们的秋粮征收将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，我们的军粮特别是军马饲料供应将会受到严重影响。请各位回去各司其职，贾司令和木

村中队长留下研究作战方案。”

梅协、贾勋、木村围在沙盘前。梅协问：“两位有何高见？”

“全面出击，特别是对段、王司令部所在村子，要杀光、抢光、烧光，把他们连根拔除，不留后患！”木村恶狠狠地说。

“皇军的任何打击行动，我们皇协军一定会积极配合，严格执行命令。”贾勋看了看梅协，“但是，偃师是商汤的都城所在地，再说，有的村民只是受到段、王蛊惑，还没有感受到皇军的仁民政策，如果对他们实行‘三光’政策，似乎有损皇军形象，也不利于我们今后的长治久安。应该有所区分，打击与安抚并重！”

梅协回头对木村说：“木村中队长，这场战役你就不要参加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我要亲手杀死段寅！”

“你留守县城，防止敌人乘虚而入，另外，通知河南（洛河以南）各个据点，准备参加明早的战斗。”

贾勋回到办公室坐下，把大烟（白粉）倒在金纸上，用洋火在金纸下面晃了晃，大烟起了白色烟雾，然后他拿过烟管对着白烟猛吸两口，满足地朝窗外看了一眼，看见梅子从外面跳着走过，就喊：“梅子，过来！”

梅子听到贾勋叫她，忙不迭地跑了过来，问：“勋哥，有事吗？”

“怎么，没事就不能喊你？你没事

就不能来见见勋哥？”

“我不是有海严哥了嘛！”

“什么？你有了海严？什么意思？”

梅子说漏了嘴，忙说：“我是说，想到海严哥救了我的命，还对我那么好，我就会忘了勋哥还有我哥哥！”

“哦！你这闺女！那么杨春呢？怎么也不见人了？”

“你等会儿，他就在门口，他是我的随身保镖，他怎敢跑远？”梅子回头朝门外大声叫，“杨春！杨春！”

杨春答应着跑了进来，见到贾勋敬了个礼。梅子说：“那我在外面等你们一会儿哦。”

贾勋板着脸问杨春：“海严和梅子咋回事，嗯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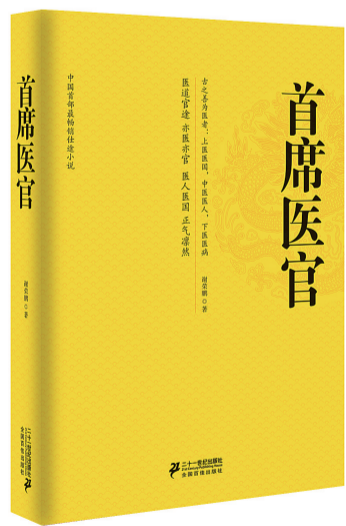
杨春说：“他们俩都睡到一块了！”

“不是让你当保镖的吗？真是瞎胡闹！”贾勋很生气。

“这事我咋能管住，是梅子追着人家海严不放。”杨春感觉很冤枉。

“这事要保密！现在有个要紧事，趁今黑赶到段村见段寅……”贾勋交代完，抽出匕首递给杨春，补充道，“往东是口袋口，但要防止钻进另一个口袋，往南、往西，虽然有人包围，但不会受到强烈阻击。明天，各个据点兵力很少，可请老皮趁机拿下。”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陈龙一听脑袋就大了，问题是人已经被他抓回来了。

李副所长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不管真假，先用好话把人哄出去，只要他一走出派出所的门，立马通知保卫局过来拿人。之后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跟派出所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

陈龙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要是不给人家一个说法，这人不是那么轻易就能送走的。

陈龙清了清嗓子，站起身来，说：“你想清楚没有？不要再拖延时间了，

21

真人露相

事情总会查清楚的。你现在交代，我还可以给你算个主动自首。小伙子，你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很长，好好考虑考虑吧。”

曾毅觉得这台词很耳熟，只是没想到自己也有机会听到。他说：“我没什么可考虑的。”

“好，那你就讲一讲吧！”陈龙拿起那封介绍信，“这上面的公章是不是你私刻的？你为什么要冒充专家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全都讲出来！”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介绍信是唐秘书给我的，进医疗专家小组的事，是冯厅长亲自定的，你要是不信，就去查证好了。”曾毅坐在那里，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查证，我们当然会查证的。”陈龙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在想，我一个派出所的小所长，哪有资格让省委书记的秘书和夫人过来协助调查，我这不是自找不快吗？他接着说：“我本着‘惩戒为辅’的原则，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，你可要认清形势，不要心存侥幸。”

“谢谢陈所长的好意，不必了。”曾毅摊开双手说，“该说的我全说了，没什么可坦白的。”

陈龙立刻板起脸，一股肃杀之气顿起：“那好，我问你，既然你说自己是医疗专家，那肯定是懂医术了，你怎么证明？”

“这有何难！”曾毅仔细观察了一下陈龙的气色，说：“陈所长最近受伤了。”

啪！陈龙将介绍信拍在桌子上，大

声喝道：“做警察哪有不受伤的，少给我耍滑头！”

曾毅坐直了身子，说：“那你就伸出胳膊，我给你号号脉。”

“我看你能耍出什么鬼花样来。”陈龙哼了一声，走了过来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曾毅看了半天，才慢慢伸出左手。

曾毅伸出三根手指按上去，闭着眼睛仔细体会脉象，过了一会儿说：“我没有看错，你确实受伤了，你把尾椎摔坏了，时间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前。”

陈龙两眼瞪得溜圆，不会吧……这个也能号出来？

一个星期前，有群小混混在夜市喝多了打架，陈龙那天刚好值班，就带人过去了。听到一个小混混出言不逊，陈龙就飞起一脚，谁知那小混混躲开了，害得陈龙当场跌了一跤，尾椎刚好磕在一块砖头上。

当时疼得他想掉泪，但到医院检查后，尾椎那里不红不肿，拍了片子也没有事，医院说无须治疗。可回来之后，陈龙是坐也疼，站也疼，晚上睡觉必须趴着，一不小心碰到了就疼得浑身冒冷汗。

后来又看了几个有名的骨科专家，说法不一。但有一样相同，所有的专家都说伤到尾椎后极难恢复，至少要养个一年半载的。一想到要疼这么久，陈龙的头都木了。

旁边作记录的小警察，撇下笔跑

过来：“那你也帮我号号脉，看我有什么毛病！”

曾毅看了一眼这个小警察，说：“你不用号，你是不是很苦恼头发每天都在掉，再热的天脚都是冰凉的，但又常出汗？”

小警察的表情立刻跟陈龙差不多，脑袋点得跟小鸡吃米似的：“对对对，这个能治吗？”

“能治，我给你开个方子，吃上几服药调理调理，情况应该会好很多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！我这就给你拿纸笔去。”小警察一折身，抄起桌上的记录本。

陈龙此时几乎可以断定，这小子一定是专家了，就这瞧病的手段自己听都没听过，不是给领导看病的，那还能是给谁看病的？再看小警察那股勤劲，陈龙气不打一处来。

他大声说：“这里是给你看病的地方吗！”

小警察脸涨得通红，尴尬地把脚挪了回去。

“懂不懂规矩！专家给你看病，也不知道去倒杯茶！”

陈龙换上灿烂的笑容，在曾毅的肩膀上拍了两下：“小伙子，不，曾专家，我早就看出来，你怎么可能是假冒的呢？实在是耐不住，耐不住。你看这讯问室也不是个说话的地方，走，还是到我办公室里坐坐！”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